

存我軒偶錄

存我軒偶錄

韓澄署

序

余束髮就傳學爲制藝而已不能工則妄訾爲粉飾塗澤支離破碎每讀韓歐諸大家古文輒忻然慕之非能瞭然於源流也姑相摹仿剽竊爲解嘲地年屆舞象始得從四方知名士遊爲指陳其得失條示其派別與其若何入手若何成家若何而進於古之作者則又矐眙駭詫愧汗退怯不敢復作卽有所作時而汨諸水投諸火擲諸破爛書叢以餉飢蠹惟懼識者窺見方幸善藏吾拙免貽譏笑於天下也自戊戌之夏 廷議改試策論書院卽以此課士不獲已敷衍如故不謂屢邀賞拔 林迪臣太守陳吉士觀察尤酷愛之及門諸子遂以爲胸有墨瀋隨見隨錄偶積至數十首今者從新主人復憇憇付諸剗劂求所以名之者以非余著作全編題曰偶錄嗟乎此可以言文哉徒令空疏謏陋欲掩不得適增吾以十年

序

余束髮就傳學爲制藝而已不能工則妄訾爲粉飾塗澤支離破碎每讀韓歐諸大家古文輒忻然慕之非能瞭然於源流也姑相摹仿剽竊爲解嘲地年屆舞象始得從四方知名士遊爲指陳其得失條示其派別與其若何入手若何成家若何而進於古之作者則又瞞眙駭詫愧汗退怯不敢復作卽有所作時而汨諸水投諸火擲諸破爛書叢以餉飢蠹惟懼識者窺見方幸善藏吾拙免貽譏笑於天下也自戊戌之夏 廷議改試策論書院卽以此課士不獲已敷衍如故不謂屢邀賞拔 林迪臣太守陳吉士觀察尤酷愛之及門諸子遂以爲胸有墨瀋隨見隨錄偶積至數十首今者從新主人復憇慰付諸剗劂求所以名之者以非余著作全編題曰偶錄嗟乎此可以言文哉徒令空疏謏陋欲掩不得適增吾以十年

存我軒偶錄目次

論目

管仲論

向戌弭兵論

孟嘗平原春申信陵優絀論

漢儒以經決獄論

李廣程不識論

元封五年詔求茂才異等可使絕國論

蘇武張騫先後見留匈奴論

漢文帝除田租論

耿壽昌奏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論

論李蔡當戶椒敢陵

其二

仲長統論

諸葛武侯王景略論

崔浩詆武侯論

劉晏理財論

楊炎作兩稅論

高歡宇文泰將略論

劉崇魯阻李磻論

陳恕使商人條茶法利害分爲三等著中等爲法論

宗澤論

洛蜀黨論

元憲宗頓兵合州釣魚城一年不克思繞出西蜀上游論

戚繼光唐順之論

熊廷弼袁崇煥論

商鞅王安石變法論

正人心先息邪說論

剛毅木訥近仁論

農工商輕重論

論湘軍志石鐘山之戰

通西學必以中學爲本論

道藝一貫論

業廣維勤論

策目

問國家取士之法歷代不同選舉降而科名詞章駢體策論制藝與時變遷其間究以何者爲能得真才歷久無弊三代選舉之法行之於今能無弊歟

問周禮士人職司守禁唐宋迄明開礦利弊可考者若何今欲仿行西法宜如何自主其權使利不外漏而弊不病民

問唐以來中國多外患其受病安在方今時局日新變故日亟殆非從前之比豈歷朝積弱相仍以致外侮不靖歟試舉其受蹙之由而處以起病之劑

問李鄴侯陸宣公同爲唐室名相考其時代又復從同何以不聞一言互

相推引

問南宋科舉之弊

問近日廷臣請自開通商口岸利弊若何浙省有無應開口岸試分別言之

問新創農工商各務設局開辦各省情形不同風氣互異浙江當如何因地制宜量爲變通

問變法自強習爲常語然中國法度積弊至今勢有不容不變何以善其始而善其終

問保甲團練何法可期盡善

問議和立約本於載書中國與外夷互市以來交涉之局日新月異其間始於何國訂於何人關係得失何在能舉其大畧歟馬關一役日人要

挾百出和約多降心相從去歲北方滋事各國聯軍進京訂議之難更非馬關可比稍有疏失中國將不得立於自主諸生留心時務試籌挽回權利之策

問法蘭西受禍於德意志最爲創鉅痛深不及十年國勢振興不異往昔其故安在

問借材異地古時類然今中國欲明習泰西各學教習必延洋人何以能培實學而得真才歟

議目

練兵議

屯田議

制科保薦人才責重舉主議

改書院爲學堂議

雜文目

原義

擬韓昌黎平淮西碑

擬伯夷與呂望絕交書

讀管子書後

先正事略書後

存我軒偶錄目次

論目

管仲論

向戌弭兵論

孟嘗平原春申信陵優絀論

漢儒以經決獄論

李廣程不識論

元封五年詔求茂才異等可使絕國論

蘇武張騫先後見留匈奴論

漢文帝除田租論

耿壽昌奏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論

論李蔡當戶椒敢陵

其二

仲長統論

諸葛武侯王景略論

崔浩詆武侯論

劉晏理財論

楊炎作兩稅論

高歡宇文泰將略論

劉崇魯阻李磻論

陳恕使商人條茶法利害分爲三等著中等爲法論

宗澤論

洛蜀黨論

元憲宗頓兵合州釣魚城一年不克恩繞出西蜀上游論

戚繼光唐順之論

熊廷弼袁崇煥論

商鞅王安石變法論

正人心先息邪說論

剛毅木訥近仁論

農工商輕重論

論湘軍志石鐘山之戰

通西學必以中學爲本論

道藝一貫論

業廣維勤論

策目

問國家取士之法歷代不同選舉降而科名詞章駢體策論制藝與時變遷其間究以何者爲能得真才歷久無弊三代選舉之法行之於今能無弊歟

問周禮士人職司守禁唐宋迄明開礦利弊可考者若何今欲仿行西法宜如何自主其權使利不外漏而弊不病民

問唐以來中國多外患其受病安在方今時局日新變故日亟殆非從前之比豈歷朝積弱相仍以致外侮不靖歟試舉其受蹙之由而處以起病之劑

問李鄴侯陸宣公同爲唐室名相考其時代又復從同何以不聞一言互